

Samanta Schweblin

吃鸟的女孩

PÁJAROS EN LA BOCA

[阿根廷] 萨曼塔·施维伯林 著 姚云青 译

Samanta Schweblin

吃鸟的女孩

PÁJAROS EN LA BOCA

[阿根廷] 萨曼塔·施维伯林 著 姚云青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吃鸟的女孩/(阿根廷)施维伯林著;姚云青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1-5061-8

I. ①吃… II. ①施… ②姚…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阿根廷-现代 IV. ①I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8568 号

Samanta Schweblin

PÁJAROS EN LA BOCA

Copyright © Samanta Schweblin

All these short stories belong to LA FURIA DE LAS PESTES, © 2008, except for “Matar un perro” which belongs to EL NÚCLEO DEL DISTURBIO, © 2002, and “Cabezas contra el asfalto” and “Pájaros en la boca” which belong to PÁJAROS EN LA BOCA, ©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605

总策划:黄育海

选题策划:彭伦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张志全

吃鸟的女孩

[阿根廷]萨曼塔·施维伯林 著

姚云青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 字数 74,000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61-8/I·3984 定价:18.00元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

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

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

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

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

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

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

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目录

001	荒原上
012	我的兄弟瓦尔特
016	杀死一条狗
023	蝴蝶
026	地下
034	最后一轮
037	以头撞地
051	吃鸟的女孩
065	愤怒如瘟疫蔓延
070	物品的尺寸
079	掘洞人
086	伊尔曼
098	圣诞老人上门来
106	储存

荒 原 上

要在荒原上过日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去哪里都得花上好几个小时，举目望去，四周尽是干枯的灌木丛。我们的房子离镇上还有好几公里路，不过这不打紧：房子本身很舒适，里面应有尽有。保尔每周去镇上三次，把他写的关于害虫和杀虫剂使用情况的报告交给农业杂志发表，再照着我准备的购物清单采购商品。趁他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会在家举行一些仪式，这些事情我宁可一个人悄悄地做。我想保尔不会想知道个中细节的，但是当一个人绝望到一定程度，像我们这样已经到达某种极限之后，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更易于接受了：什么蜡烛呀，香火呀，还有杂志上登的其他乱七八糟的建议，在我们看来都变得有道理起来。增强生育能力的偏方数不胜数，有的看上去相当可疑，因此我只选了看起来最靠谱的几个方子，并一丝不苟地照着上面的方法执行。我用一本笔记本记录所有相关细节，以免遗漏保尔和我身上出现的每一个细微变化。

荒原上天黑得晚，因此我们执行那套方案的时间很紧。事先得

把道具都准备好：手电筒、网兜什么的。在我们等待着时机到来的当口儿，保尔会先打扫一下屋子。其实刚擦完灰的地方一秒钟之内就又被灰尘覆盖，所以打扫更像是个每日例行的仪式：在正式开始行动之前再仔细温习一遍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回忆前几天的每一步行动，检查是否有哪部分是我们——我们两个或者其中一个——需要再改进的。

待一切准备就绪，保尔会替我披上夹克衫和围巾，我则帮他戴上手套，然后我们各自背起书包，从后门出发向荒原深处前进。夜里外面很冷，但夜风能使人心情平静。保尔走在前面，用手电筒照亮脚下的路。荒原深处绵延的山丘中有一处小小的凹地：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这一处的灌木丛长得比较小，几乎遮不住我们的身体，保尔认为这就是我们每晚都失败的原因。但我们依然坚持天天来，因为我们觉得已经有好几次，在两人都已经精疲力竭的日出时分，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点迹象。在那个时间点，我总是躲在灌木丛后面，紧抓着我的网，头垂到胸前陷入半瞌睡状态，在脑海中幻想着令我觉得丰沃多产的事物。保尔则仿佛化身成某种猎兽，我看着他在树丛中匍匐前进：他可以一动不动地半蹲着，许久不变一下姿势。

我经常自问，他们实际上会长成什么样儿？我们曾经讨论过好几次这个问题。我相信他们会和城里那些长得一样，只不过会更加

粗壮、野蛮一些。保尔则与我相反，他相信他们会和城里来的完全不同。虽然见解不一致，但他和我一样都对此事充满执著，没有一个夜晚的寒冷或是疲劳能令他停止下一天的探索。当我们藏身于灌木丛时，他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仿佛随时会有什么野兽冲出来攻击我们似的。

这会儿我正独自一人，透过厨房的窗子望着外面的路。这天早上，和平时一样，我们起得很晚，起床后就直接吃了午饭。之后保尔带着购物清单和他给杂志写好的文章进城去了。但在此之后又已经过了很久，远远晚于他平时回来的时间了，他却依然不知所踪。最后我看到他的车回来了。他驶近小屋，从窗口冲着我打手势，叫我出来。我帮着他卸货，他招呼了一声就开始说：“你不会相信的！”

“什么事？”

他笑了笑，让我先回屋。我们把购物袋提回屋子，但没有拿进厨房。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终于发生了点值得一说的事儿。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前厅，然后找了两把扶手椅坐下。

“好吧，”他边说边搓着双手，“我认识了一对跟我们一样的夫妻。”

“在哪儿？”

我提问纯粹只是为了让对话能够继续，但这时保尔说了句奇妙

的话，一件我从没想到过的事儿；我知道这将会改变一切。

“他们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来的。”保尔说。他的双眼放光，他知道我有多么急切地想听他说下去，“而且他们有了。就在一个月前。”

“他们有了？他们有了！我不能相信……”

保尔不停地点头，同时搓着双手。

“他们请我们去吃晚饭。就今晚。”

见保尔这么高兴我很欣慰，当然我自己也很兴奋，仿佛获得成功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互相拥抱接吻，然后立刻开始为晚饭做准备。我做了甜点，保尔则选了酒，拿上了他最好的雪茄。我们洗澡更衣的时候保尔对我说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阿尔诺尔和纳薇尔住在离这儿二十公里远的地方，他们家的房子跟我们的很像。保尔已经见过了那房子，他们开车回家经过那里时，阿尔诺尔鸣笛示意他转弯，之后他看见纳薇尔指了指那房子。他们真是太棒了，保尔每隔一阵子就要重复一遍，而我不禁有些妒忌他已经知道这么多关于他们两个的情况了。

“那么他长得怎么样？你看见了吗？”

“他们留他在家里。”

“他们怎么能这样？留他孤零零一个在房子里？”

保尔耸了耸肩。我很诧异他竟然不关心这个问题，但在接下

来的时间里，我依然一边做着准备工作，一边向他打听各式各样的细节。

我们仔细锁好门，一副要出好一阵子远门的架势，然后穿上外套出发。一路上我都小心地把蛋糕搁在裙子上，注意别让它打翻，同时酝酿着到时候该怎么开口。我在脑中整理了所有我想问纳薇尔的问题。也许保尔请阿尔诺尔抽一支雪茄的时候，我和她会有点时间单独相处；也许纳薇尔也试过蜡烛什么的那一套，也幻想过丰沃多产的事物。既然他们成功了，想必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更确切的指导。

我们到达时按了按喇叭，两人立即就出门来迎接我们。阿尔诺尔长得高高大大，穿一条牛仔裤和一件红格子衬衫；他用力拥抱保尔，仿佛两人已是多年不见的好友。纳薇尔从阿尔诺尔身后探出头来冲着我微笑。我相信我们会很合得来。她的身材也很高大，差不多和阿尔诺尔一样高，只不过比他瘦些。她穿得和他一样随便，我想到我俩都是正装出席，不禁不自在起来。他们家的房子看起来像是山中的一座旧式客栈。屋顶和四壁是木制的，起居室里有一根长长的烟囱，地上和安乐椅上都铺着毛毯。屋里暖洋洋的，灯火通明。这和我们家的装潢风格很不一样，不过我想着这也不错，同时对纳薇尔报以微笑。屋里飘荡着一股烤肉汁的香气。看起来阿尔诺尔是主厨：他在厨房里来回走动，收拾脏盘子，并叫纳薇尔领我们